



五
月
中

與

七
月
以
後
戲
譚

◆ 尹 祺 ◆

五月中

一、第一個嘗試——六梁渡之戰

當初原是把場景都擬在南寮海灘。

大二班上烤肉就在南寮海灘。廣袤的沙岸裏秋風嘯號，夾着飛砂打在身上，似針刺的細痛，遂有厲烈的印象。順沿風向，沙層列列展開有如梯級，雄壯瑰麗。於是擬想此處可爲英雄豪傑或步邁青雲或落魄頹志之生死存亡勝負絕續的轉捩。

在得知南寮海防甚嚴之後，慶中替我想到了頭前溪。鐵橋下亦是眼望無垠的浩濶，有億萬圓石平鋪疊陳並溪流穿割其間，湧起淒戚蒼茫的山河尊嚴。

只知是今年五月，却記不清楚是幾號了。包括正準備考研究所K得死去活來的，常是半夜裏「翻盤」聲震天而中午起床刷牙漱口的，召集徵請了二十餘電工四一班的夥伴，早晨九時許喧囂而至頭前溪。明忠亮出了向親戚借來的兩把鋒銳的大鋼刀，也有人借來長短木棍，我從阿朱寢室借來大木劍，臨行時也撈了兩根肢解的椅腳。收集的白床單也有十四、五件，上頭的校徽可會讓人以爲是那門那派標誌。安排準備就緒，國修搶在我前面過癮底吹喝了一聲「開麥拉」，這就是群戰的第一幕。此時，志成正搭一班普通車北上經過鐵橋，遠遠可見十餘名身披白衫的無常正在佈陣，不禁大惑。

下午二時許回到宿舍倒頭便睡，醒來已是薄暮時分。有意無意底把幾間寢室巡了一遍。蘇子僵直仰睡，天藍色方格厚棉被一角蓋著肚皮，黃色塑膠扇斜在枕側；八戒赤膊側臥，門窗大開，山風直灌，吹得滿桌滿地零散的實驗講義；侯K白胖的臉兒晒得通紅；慶中睡眼惺忪坐床沿。我慢踱回寢室再躺上床，在與大夥逍遙底歲月幾近尾聲之時，更感覺到我們心底摯烈交融底情感。

第二場戲就近取交大新闢的黃土高原，拍攝雙雄在此慘烈纏鬥。秉賢早準備犧牲一件襯衫，我便把泥水與墨汁往上傾抹。最後我將墨汁猛塗上他的額頭時，他平躺在溫硬的黃土上說：「你怎不試試？躺下來有多舒服。」八戒則一直笑鬧了整個早上。

世文毛遂自薦參加第二次頭前溪外景，還表示願意接受任何要求，只要讓他瀟灑的外型登上銀幕。

感謝我的同學及朋友們：秉賢、俊槐、國修、世明、惠良、世文、拓光、柏峯、正鳴、天文、慶中、培營、榮福、忠心、明忠、國光、裕祥、得旺、英雄、文和、子川、志成、佳欣，以及身段姣美演出「金山寺」的小莊。感謝他們賜與我機會，而後我才有了信心，去嘗試。

進兵工學校以後，某日有個素不相識的同學揪住我：「聽說你是幹電影的，怎從來沒曉得有你的片子上映？」愕然。

常常是在假日開始回家之前先看一場電影然後再在假日結束回校之前再趕一場電影，而聖誕紅活躍之時也是軍

訓的尾聲了。

七月以後戲譚

一、理性與意識之泯滅與再興

自「日落黃沙」及「牛郎血淚美人恩」以降，山姆畢京柏（Sam Peckinpah）開始刻意於鏡頭的繁複運變，同時也讓切割的畫面有條不紊底貫伸。「日落黃沙」首創慢鏡細寫死亡底慘酷劇烈，沙霧瀰漫裏可見血水自人物傷口噴濺泊流而出，更有結隊人馬自斷橋齊墜深淵，恍如死神魔掌强行牽扯無可解脫其萬一。「牛郎血淚美人恩」裏家邁爽朗的格調與暈迷的鄉野氣息，烘襯了精彩的奇特與平凡。

「大丈夫」（Straw Dogs）是畢京柏將色情與暴力做了有史以來最巧妙的融合。蘇珊喬治毛衣裏解放的胸部顫動與侍者的手被老頭握住強將酒杯壓碎刺出血絲做為開端。達斯汀霍夫曼的數學家被騙出獵，於山野裏慌愕無措，愛妻却在家中橫遭強暴。積盈至末了的爆發乃使影片到達巔峯狀態，數學家挺護無辜決意與暴徒相抗持，火光熊熊玻璃鏽碎，老頭一槍將自己的腳打個大窟窿，嗚號不已，捕獸器巨齒夾切咽喉，鮮血淋漓。數學家與侮辱己妻的暴徒掙鬥沿梯階翻滾而下，妻子手中的獵槍噴火才結束了殘暴的場面，留得屍橫遍地。

「挑戰」（Junior Bonner）裏畢京柏不再渲染暴力與薰製色情，而代以牛郎生涯的衝激擺盪與流水愛情的旖旎柔美。片首的多畫面結構略欠工整外，所有鏡頭的運控設想，較諸「大丈夫」同形跳躍鮮活。變焦鏡伸縮不做歇止，且交錯以快慢鏡映現時與回敘的畫面。小朋納（史提夫麥昆）與父親在遊行的行列中重見，隨即父子同騎馳馬於村野，再在火車站敘談；中午的聚會中，原來鉤心鬥角的一家人終於懇切相待，凡此皆溯出現代文明缺失久遠的倫理情感。小朋納制勝於蠻牛背脊之上，電影時間自然不受現實八秒的拘限而可予以恣意延長，但是畢京柏在此壓軸大戲中表達意象的功能盡喪，無力做洶湧震撼的影響，殊為憾惜。

唐西格（Don Siegal）的「緊急追捕令」（Dirty Harry）是不如「霹靂神探」（French Connection）那麼精密細緻，但粗獷凶虐也自成型態。和金哈克愛一樣，克林伊斯威特也不被寫成是個身負絕技智勇過人的勇金剛，他為追捕殺人狂凶費盡心力甚而飽受凌辱遍體鱗傷。在他得知逮捕歸案的凶犯竟被判無罪後，那雙細眯惱怒的眼神正代表社會秩序的反抗與鄙視，而終使狡詐的凶手吃了他的大子彈翻落溪底。首尾都有一段他以槍口瞄準匪徒的問話，讓匪徒對生死做賭博取決，而偏偏他們的決定總是失敗，反視正義公理一直有這麼好的運氣麼？

李馬文在「步步追魂」（Point Blank）裏十足底表露了一個殺手的殘酷與狠烈，銀灰色的頭髮飄散在額前，長廊裏的足音咄咄逼人，約翰勃曼（John Boorman）除了也用慢動作柔化暴力之外，灰黯薄淡的色彩與取景也增強佈局的懸疑，切入的回憶印象強調了殺手的另層類性。安姬狄金遜隱約底裸露可以見著，反而片子前後被修得支離破碎，連LEE MARVIN 幾個大字都遭顛運。

「野性追擊」（Hunting Party）裏的大盜奧利佛瑞在「死亡標的」（Screaming Target）中依然凶蠻無比

，美貌的妻子探監時告訴他另結新歡身懷六甲後，他一拳擊穿隔窗再緊勒住她的咽喉，玻璃碎片掩著血滴帶來懼怖。逃獄後再闖進舊影友家中作威作福，浴室裏與受驚的女人遊戲巨沫，滿佈繽紛絢麗，為張皇帶來舒緩恬靜，也透露了他微薄的稚氣。他以數槍擊斃背逆奪妻的朋友，再在親吻撞死車中的愛妻後同葬火海，逆光攝影與強快的音響潤飾了結局的激盪暴烈，導演道格拉斯寇士（Douglas Hixox）營造聲勢有他的特點。

希區考克（Alfred Hitchcock）並未閉關自守，他用以威脅欺嚇觀眾的手法已有了轉變。「狂凶記」（Frenzy）中有兩具裸體女屍作全部或局部的陳露，領帶殺人的步驟也作細緻的繪寫，令人寒慄，顯然他開始用種種具象的工具和形式來取代往昔巧妙連環的場面安排，無疑底是受了潮流所致而不可避免。再者攝影機跟隨凶手及女人推至房門口，俟他們進入房內，空鏡頭緩緩後退下梯一直拉至熙攘街心；法庭審訊的情景觀眾清楚可見，而庭上問答却由偷啓玻璃門的法警做控制，希區考克仍然能清靜安穩底對懸疑危岩做奧妙的應用。而他在片中破格不用美麗明星來主演，却使得內容缺乏了他作品一貫的華麗與淒迷，看來若有所失。

李察波頓、亞蘭德倫、羅美雪妮黛合演的「恐怖份子」（The Assassination of Trasky）宣傳已久後終又消聲匿跡，難道知性的約瑟夫羅西（Joseph Losey）此張作品其狂亂暴毒光怪陸離的程度較畢京柏、勃曼、西格及「雌雄大盜」（Bonnie and Clyde，一年前呼之欲出又再度遭禁）的亞瑟潘（Arthur Pan）與「教父」（Godfather）的卡普拉並駕齊驅甚或更有加乎。

麥克尼厄斯（Mike Nichols）以朱紅字體浮沈於黑幕來襯飾「獵愛的人」（Carol Knowledge）裏一個社會疊的故事。傑克尼可遜沈淪於肉慾聲色甚而向好友阿瑟加芬可的女友甘蒂絲柏瑾下手，而後和與他同居的安瑪格麗特也貌合神離，自己終成了性無能。晚年再回睹這一生的艷史只有惶茫倦意，懨懨因不知何為。尼可斯意圖尖酸暴露現代男女關係的不經與失常，畫面仍然充佈了他真愛的優美姿勢，冰場上花式溜滑有直滲心坎的體麗輕盈。擅於運控利用演員的他常以固定的畫面來拍完一場戲，而讓男主角們分別對著觀眾作交談不僅無法做出同鳴同情的動力，更反呈出說教的意態和破除了電影結構的整齊貫通。

楚浮（Francois Truffaut）在「亂婚記」（Mississippi Mermaid）裏令我費解，例如楊波貝貝蒙搭機往小島的過程竟然以地圖上箭頭前進與飛機及其鳥瞰的畫面相疊，全然是一種老掉牙的拍法，而此段亦大可略除。片首嘈雜後，攝影機置於車後不動向前拍攝街景變換的各個片段，此種反叛行為看來生澀難容。他也用一個鏡頭儘可能拍全一場戲，和尼可斯不同的是攝影機配合做推拉運動和畫面伸縮。楚浮的道德觀是否也值得商榷，一對男女做了殺人欺騙毒害種種惡行，却在最後卿卿我我相依相偎漫步於雪野（與他的「華氏四五一度」片尾有相同的映象）。

馬斯楚安尼和凱撒琳丹尼芙這一雙戀人以真名在「流不盡的眼淚」（It Only Happened to Others）演半真半假的戲。導演與攝影的精緻優柔也使此片顯得奪目鮮耀。回敘與逝去嬰兒的粗粒色彩跳入適切，兩人在屋裏的狂舞與寂默與對談時時醞釀出悲怨哀感，配樂在狂舞一段或強或弱運用。他們步出家門直駛曠濶底自然，村舍中另一對新人結合，群眾歡樂聚斂，他們加入其間，配樂又跟隨舞蹈活躍起來，畫面巧妙底接入他們會摟著嬰兒共舞。陣雨過後她和樂手們在夕陽前合影，而馬西洛抽出的快照却是過去凱撒琳與嬰兒親蜜的照片，濃郁底悲劇性更形熾烈。

「少男的初戀」(First Love)或許是麥斯米倫雪兒(Maxmillian Schell)初試啼聲，固然他也鑽擬詭譎的氣息與音律來描繪畸戀，却犯了倉惶紊雜的缺失而不能一氣呵成，損壞規律。大師柏格曼(Ingnar Bergman)的攝影師製造出美雅出奇底的畫面增添了些許鬱愁與冷漠。倘若本片落在羅西手中必將輝煌無度是可以預知的，屠格涅夫與田納西威廉偶有極酷似底惹人聚訟紛紜的奇奧心理層面。

彼得波丹若維許(Peter Bogdanovich)的「最後一場電影」(The Last Picture Show)低調陳示舊年代一些人性的深沈暗冷與行為的乖張無奈，而「愛的大追蹤」(What's Up Doc?)却做了趣鬧的發洩，雖然不如史丹利克藍馬(Stanley Kramer)的「瘋狂世界」那麼放肆無形，也有相當的諧喜意味。芭芭拉史翠珊與雷安歐厄爾極盡瘋顛痴傻之能事，飛車大賽在高潮以一種嶄新的姿態，配合遭逢池魚之殃的戲謔手法，顯出波丹那維許在喜鬧劇設想方面的睿智。

「大飛賊」(The Burglars)經亨利凡紐爾(Henri Vanhuel)精心巧製新奇危宕，遂有媲美〇〇七影片的娛樂效能，楊波貝蒙胆敢親身做出生入死的表演，奧馬雪瑞夫的警探被搶盡風頭，法國片中屬此型者尚不多見。在今日若對「西城故事」(Westside Story)做鑑析，則真有無數難以消受容忍之處，乃因為舞台化為實際後與仍然保持舞台演現的諸種態勢無論在形式或內涵上泰半相制而不能相衡，只見矛盾屢屢壓過協調的功能。華麗豐富的畫面與琴鼓迴盪的音響幾乎交織了全部電影，羅勃懷斯(Robert Wise)的這幅現代羅密歐與茱麗葉的作品，毋寧當他是部歌舞菁華錄。

「傾廷秘史」(Nicolas and Alexandra)的編劇成就要優勝過導演佛蘭克林夏夫納(Franklin J.S.S.)，從喜獲麟思的沙皇尼古拉驕傲歡悅的表情展開一段俄羅斯皇室於世紀過渡時期的恐怖與腐化。荒淫狂亂的僧侶，奪權專橫的貴族大臣，為戰爭、飢荒、奴役所苦的農工人民，再加上身罹血友病的幼齡太子，為沙皇與皇后平添無數憂懼疑惑。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暴發，沙皇正躬臨一次世界大戰前線，俄都彼得格勒發生大罷工與俄共暴動，沙皇政府於是崩潰。悽愴退位的尼古拉帶著家人被迫放逐西伯利亞，却依然不得善終。一群黑衣劊子手秘室裏亂槍吞噬了這家人的生命，導演細寫此段的焦急惶恐與殘忍慘酷，震人心弦至烈。

三、從盲瞽圍襲的脫離開始

張徹的「水滸傳」壞在混濫無節的鏡頭運用和草率不堪的場面調度上，畫面屢作大幅度的伸縮像是攝影師即興所為，全片沒有高潮鼓湧，張徹只是想將一本草莽好漢的故事搬上銀幕間歌底告訴觀眾而已。

「群英會」裏張徹的「白水灘」一段更較「水滸傳」為膚淺，一齣舞台平劇的「白水灘」也能在劇力上超出他許多。老邁的岳楓却顯得伶俐慧敏，「鐵弓緣」一段因而逸趣橫生，岳華英挺，施思也有十分的俊俏，高寶樹自然不能像平劇做彩旦那番誇張。配樂均用鑼鼓蕭鼓帶來諸喜氣息，執紼子登門搶親以手揮足蹈吹奏，拖曳的尾音可稱一絕。程剛的「胭脂虎」在背光直奔而下倏然停頓的人影展開，極具力道。寫俠盜兒女情的意境超俗典雅。琵琶斷弦與刑台上血灘交相畫出強熾的憾力。

心廣體胖的丁善璽欲挾「秋瑾」的餘威讓王羽和郭小莊演出原名「急急風」的「大盜」，開始是板眼清楚，到了崔福生的軍閥出現，繼而山腰樹叢裏打發，只見兵匪成群提刀擡槍手舞足蹈，於是香港列之入水片群中。丁善璽既然在「秋瑾」裏劇烈賣弄拳腳血肉，郭小莊也慷慨勇不讓鬚眉，「大盜」與之相較就成了瘟戲。

王羽的劇本一直是貧乏空洞的，但「龍虎門」「黑白道」却有新穎殊異的格調，而「獨臂拳王」則集荒唐怪誕雜亂於一體。羅維的武俠片低俗不堪，李小龍的「精武門」替他打出一條生路，武術指導韓英傑才真是羅維的恩師。「冷面虎」王羽再擺平了一群日本鬼，編導本身無能做說服的功夫，只能再來個惡霸被飛腳踢出摔死的老套結局。

如今走紅的陳星在「蕩寇灘」裏也是硬漢，他原來袖手不問村裏閉事，等他看到救命恩人啞巴被害，才立志勤奸復仇，陳觀泰是日本合氣道高手，善惡壁壘分明立刻形成一觸即發的陰險氣勢，迴盪不已。海灘上成列無辜慘遭斬首及慘暴的決戰，更見吳思遠在將此片將動作做漫漶無際的發揮，讓人觸目驚心。

羅臻是為人稱道的好導演，但是「縱橫天下」出奇底懦弱。以宋金對峙為歷史背景，却无法擺佈雄壯浩偉的聲勢場面，使我想起大一時看的却爾登赫斯頓與傑孫勞勃演的一部刺殺凱撒的片子，不取大遠景之外，佈景及服裝道具之簡陋也前所未有。屢將「黑豹」(Shakti)片頭古怪的配樂襲用於國片中如「獨臂拳王」及「縱橫天下」者，大抵是厚顏的作曲家王福齡。

拳頭片接武俠片之踵大行其道，國片本來就一直呈鬧一窩蜂現象，問題癥結乃在市場及觀眾好惡。電影常常應是個人強烈現示其主義信仰或意欲思維底藝術作品，或許國片導演們可嘗試此一門徑，即逐次識見引領群眾的品味與熱情關切至個人的誠信創建領域內互相融合。

李行到墾丁拍的「風從那裏來」中，歐威再被賦予剛蠻的性格，戴上一頂賈利古柏的帽子驅牛躍馬於牧野表現出不符現境的曖昧。柯俊雄驕橫得當，唐寶雲有冷艷氣質，李行却還要她泳裝暴露略嫌鬆弛的胴體。導演的態度看來是有心無心參差不定，張永祥下筆却是生動的節奏。

自「喜怒哀樂」中的「喜」以後就沒再見到白景瑞有尖銳超越的表演，「白屋之戀」劇本鄧育琨的對白令我不敢恭聽，其肉麻庸俗較羅馬的「火燙的愛人」有過之無不及。甄珍固然一貫裝飾姑娘丫頭的淘氣，初嘗此個脫穎美麗的學生尙屬稱職，鄧光榮夠不上演員資格，空有骨架。導演總愛來回搖攝兩人對話，也用多角度畫面連續敲響愛情的寂靜。但讓葛香亭在甄珍身旁或立或跪跳躍出現，則滑稽異常，終局以手指劃出奄奄一息的話語太過冗長呆滯，撲滅了哀怨的效果。白景瑞既未以唯美技藝作纖膩底繪述，這段愛情故事就無甚可觀者焉。

金馬獎最佳影片「秋決」被文化局送往參加奧斯卡。李行說拍攝雪景已不容易，若再要演員口冒白霧更有那些重重艱難，我是不將此種言語放進耳朵裏的。電影製作至少要求觀眾認知的真實感存在，自圓其說不成反爭取群眾對孤獨做同情豈是有胆識性靈的工作者所應為。

(十二月十四日)